



地球脉动



一曲阳关，一程风雨

◆王开

如果王维的脚步抵达阳关，他就会知道，这片流沙之上的夕阳落得有多迟，光线有多美。可惜王维过惯了终南山居的优雅生活，受不得长安到河西遥遥两月之余的颠簸。他只能选择柳色青青的早晨，在飘洒的细雨中，与元二对坐于渭城的某间客舍，为好友设宴送别。

王维说，一旦出了阳关，再难遇上兄弟知己，你我且干了这一杯。

我觉得，王维的话语中并未夹杂伤感，他应是充满向往的，心里头渴望赴实地考察一番。阳关，传诵着多少故事，长安街头的波斯商人，妖艳的胡姬，迥然于宫廷教坊的音乐，琉璃杯中盛的美酒，哪一样不牵连着阳关？他们和它们，涌入长安越多，越诱惑着王维的心。他梦想有一天站在阳关之上，望着西域的商贸马队蜿蜒而来，那是怎么样的人生体验。然而，倘若将想法付诸行动，他又难免胆怯，他知道，这一切美好的背后，是战争，战争，战争。所以，阳关唯许元二去，他乃武人，镇守边关职责所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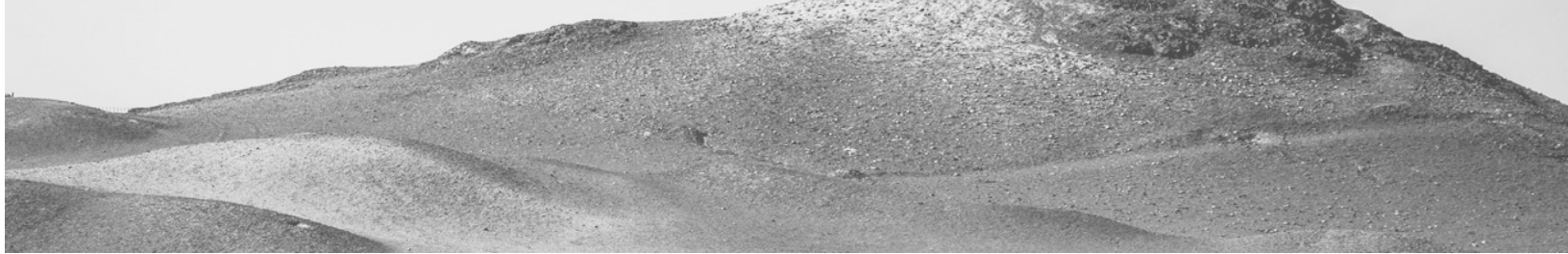
王维这次送别元二，后续发生在历史中戛然而止，无法再获悉元二履职后的一丁点消息。

想必元二在阳关是做过短暂修整的，他需要清洗漫长旅途沾染的风尘，呷一杯浓茶，梳理思绪，平复一下情感的波涛；出了阳关再往前走，意味着戈壁、绿洲，他要攒足精神，从容应对即将面临的考验。当元二迈着标准的将军步伐穿过松弛的流沙，站在霍去病留下的烽燧之下，那黄昏笼罩下的阳关，令他震惊，暗道：摩诘，你不来，委实一生之憾！

是的，倘若王维多一份坚韧，同元二一起到达阳关，亲历一次长河落日、大漠孤烟，我毫不怀疑他会吟哦出一首比《送元二使安西》更出色的诗，让后人每读一遍，便热泪难抑。我亦相信，开元时代阳关的天空更通透，关外流淌着水果，灌溉瓜果、葡萄、李广杏，水果的甜味挂在每一位旅人的嘴角，弥漫在空气中。

一

元二见到的关隘傍晚，也与我见到的景象重叠，那些沙子闪着粒粒金光，堆积成丘，一轮巨大的太阳与它们形成夹角，万千条斜线像织布机上的经纬，绷得紧紧的，刺穿每颗沙砾的内核，渗入神秘的地壳中去。再看那夕阳，放射着平生所见的最惊心动魄的红，又在统一的色系中一丝一丝渐变，加深，如同古老的扎染，从植物的靛蓝里捞出来的魔幻。那些光看起来是静止的，悬在沙丘和孤独的烽燧之上，构成奇特的光影造型。烽燧至少有一半披着红光，另一半呈青



色、淡橘色、橘色，凛然而凄美。光甚至将远处沙丘的脊线也勾勒出一条微微的靛青来，像青衫长髯的画家，捏着一根鼠尾笔，蘸一点淡墨，在得意之作的顶端留白处，拖出一条狡猾的曲线。

我看那夕阳对色彩的精准把握，是任何一幅画、一张摄影难以实现的，企图把自己也嵌入这景致中去。同时也明白，这轮夕阳每时每刻都在移动，等它完全绕到烽燧背后，一切皆枉然。于是，我疾疾加快脚步。越急，烽燧和夕阳似乎离我越远，脚下的沙粒也在起反作用，粘连着鞋底，硬拉着我陷进两只深深的脚窝，低头找时，又无踪影——这是流沙的力量，迫使你屈服、适应，方可行进得更快。

气喘吁吁地折腾半天，终于赶在夕阳落尽前，手脚并爬上了烽燧矗立的沙丘。那一刻，平常心跳过我猛然发作，大脑空白，浑身酸麻——不费力爬上来，你就不知阳关的气质啊！哪里是胡笳幽咽野狼悲啸，哪里是渡沙累月断人烟，分明是冷月星河之下，风雪猎猎，将军胸口憋出的一声长啸，一舞剑气动四方的舍我其谁。

二

王维不来，端的错了。否则，他理想中的山水田园，定让位于雄浑豪迈的边关大漠。

铁栏杆隔开我和烽燧的距离，但隔不断我的目光，仰望垒筑千年的大汉遗物，于干硬的黄胶土和阵阵尘烟中，我辨出疲惫不堪的张骞，背负经卷的法显，喜欢记录的马可·波罗，辨出苏轼、苏辙、寇准、辛弃疾、黄庭坚。一一细数过来，阳关，永远属于意志超拔者、冒险家，代表着财富、沟通、合作、和平，它是文人们浪漫的现实主义之源，有阳关在，“塞草烟光阔，渭水波声咽”的诗歌就在长安深情的纸页中誊写，在长安大街小巷的琴曲中传唱。而较之王维们，我是幸运的，因我从他们的梦境和呓语中走出，亲眼目睹了无数人想象的阳关。

虽然，它不再是那个“东西二十步，南北二十七步”的阳关，但它的根基尚坚固，像一棵三千年的胡杨，根须向下，精神向上，除了它自己，别人休想扳倒。

我痴傻地站在沙丘上，张开目光挽留渐渐退隐的夕阳，直到它沉下去，剩下一个广大的空间，周围的沙丘变矮，黑黢黢的烽燧兀自高大。

当始于广州、福建的中国商船扬帆驶向大海，开辟出新的贸易航道，中国的瓷器、丝绸、茶叶，不再依靠悠悠的驼铃摇响，而是整船整船地运往海外，烙着东方古国的胎记，出现在国际市场。中西方文化的彼此映

照，换了一种手段，阳关三叠的歌声日渐式微，渭城的送别酒宴一天比一天稀少，兴旺一时的客舍摘牌歇业。

汉唐宋元的感怀在大明天子的漠视中崩塌，朱元璋的子孙们起初也对海上通道抱有浓厚兴趣，甚至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，穿越西太平洋和印度洋，架起中国和东南亚、东非的桥梁。尴尬的是，组织周密的大航海畅通了中国对世界的贸易之路，但大明天子们却极其厌烦这宗交易的衍生品：走私和海盗。于是，他们咬牙跺脚，实行海禁。令我们匪夷所思的，这个时期的文人也改弦易张——他们自忖翻不过诗词的烽燧，干脆另辟文学之路，放弃了诗词的衣钵。然而他们的小说太幼稚，思想修养也和前朝拉开差距，所以无论郑和航海多么具有创新性的突破，撬动多么繁荣的国际贸易，他和他的船队有多么顽强的探险精神，明朝的文人堆里再也寻不出一个王维，以一首诗的容量，记录下这个创举。甚至也出现不了一个文学家，专门写一本海上丝绸之路的传记或者小说。因此，对中国乃至世界影响深远的郑和七下西洋，最终只写进民间故事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。

大明天子当然想不到海禁意味着什么，当他们得意于清除海盗和走私的时候，马可·波罗游记在欧洲人心里发酵已久，有一天，他们再也忍受不了东方色彩的酷炫，终于祭起开埠的旗帜，迫使深闭的中国敞开门户。

自我封闭，是中国走向没落的开始。这枚苦果，我们吞噬近百年。

三

阳关收拢最后一束灰调子，黑决意下沉。冷气从四面八方摸上来，阴险地实施偷袭。才刚十月，阳关就冷得异常凌厉，即便我这不畏寒的东北人亦觉得难抵消。是的，必须走了，再不走，我会迷失。

我快速从沙丘小跑下来，跑过空旷的关隘，经过那座小型的博物馆。那馆里陈列着各时段的战报，某年某月某时，几百数十匈奴来犯，某将军某都尉率兵迎击，在一根根竹筒上写得清清楚楚。沙盘上微缩着阳关至玉门关的长城走向，阳关通往西域、中亚、中欧的路线，以及那些出土的箭镞、刀剑，各种形状的冷兵器。在爬上烽燧之前，我一一看看个仔

作者简介：
王开，中国作协会员，抚顺市作协副主席。著有《众神的河流》《马背上的江山》等作品。

细；告别时，我还想再进去看一看，阳关虽离我数千里，若放在西汉的时空背景下，关系何其紧密呀。当年的天下二十四郡，河西与东北山水遥遥，河西积极防御匈奴，东北正恩泽高句丽，西汉对高句丽软硬政策的奏效，方能腾出精力对付匈奴。倘若东北局势不稳，河西何以镇守呢？窃以为，河西与东北的地缘关系，不以北线长城划分，而在中原王朝的一盘大棋上，移一颗子，动千钧。

不过，再看一遍博物馆成了我的奢望，太晚了，阳关景区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。我安慰自己，且存一份念，时不时翻捡出来，回忆一下那烽燧、夕阳、满天满地的沙子，也是一种敬意。

四

阳关的魅力果真如我理想，匆匆一见之后，便再也无法忘记它。手机里存着几百张照片，删减一次又一次，但阳关，一张没舍得删。阳关人夜前的样子，也一直在我脑海里转转呀呀。

有一天，当我看到“一带一路”四字的时候，莫名激动起来，上网检索“一带一路”地图，果真如此，新丝路经济带的重要方向首先定位西北五省区，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新疆，沿着这条线走下来，依序是中国—中亚—俄罗斯—欧洲；中国—中亚—西亚—波斯湾—地中海；中国—东南亚—南亚—印度洋。这可不是当年的长安、河西走廊、西域，然后出南亚、西亚、北非和欧洲的大致路线。再观海上新丝路的重点方向，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，延伸至欧洲；二是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，这不也吻合并延伸了郑和的西洋线路。

中国希望与世界互联互通，中国愿意拥抱世界的热情，皆由此“一带一路”传达。新的一带一路，与绵延千年的古代海上丝路相比，区别在于其所处的时代、合作模式、发展愿景，反映当今中国的精神风貌和开放包容。美国库恩集团主席罗伯特·库恩说：“未来当后人翻开历史书的时候，他们会看到‘一带一路’倡议是中国更主动参与世界经贸发展和文明融合、邀约各国共同发展的壮举。”

读到这段话，我脑海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，中国，是时候谱写一首新的阳关曲了。

虽然从事水污染治理工作已多年，但对水源地现场采样监测仍了解肤浅。记得去年腊月，那次饮用水源地月度例行监测，恰逢手头没有多少紧要事务，我便随市环境监测中心的老罗和小牛一同前往。

水源地在太湖一个凹湾。在马达的突突声里，一条陈旧的小船载着我们朝监测水域进发了。天空雨雾蒙蒙，湖面上波光粼粼，湖水清澈，低头可见一片片森林状的水草。远处的多孔桥，在飘渺雾气中，若隐若现，如卧波长龙。湖面轻浪击荡，小船划过时，船后犁碎一道道白色浪花。不时有几只不知名的鸟雀展开了洁白的羽翼，从我们头顶优雅地掠过，转瞬又消失在水天之间。

置身烟波浩渺的太湖，我被如幻如梦的湖光美景迷住了。原来，采样还可以领略太湖胜景，这片天地真可谓美哉悠哉。

约摸半小时后，一排红白相间漆成的水泥桩，在雾中渐渐显现，几个红色大字格外显眼：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。再近些，水泥桩间还有高出水面一米多高的格栅。

老罗说，就在这里采样吧。马达声立刻停止了。

小牛用玻璃状的专用取水桶，取水、摇晃、再换水……反复四五次洗刷取样设备，随后，又认真涮洗着一个红色塑料水桶和水勺。其实，这些桶和勺，原本就很干净，但小牛清洗起来却依然有条不紊，一丝不苟。待水桶水满了，他再一手握着勺柄，一手抓着大大小小的塑料瓶、玻璃瓶，小心翼翼地罐装。水在风的怂恿下有些顽皮，稍不小心就吹洒在小牛的手和胳膊上，小牛干脆把袖筒捋起了一节。

我不知道该如何帮忙，只得坐在船

的另一头仔细观摩。虽然时间不长，我的双脚已感觉冰冰的，寒意开始袭击周身。小牛已经开始用另一个袖筒，轻拭泛红的鼻尖了，还时不时无意识地吸鼻子。

老罗打开黑色手提箱，手握着仪器的监测端，在水中不停搅动。老罗说，这是现场监测水的pH值、溶解氧和水温。探头瞧瞧，水温1.4℃。我不禁打了个寒颤，庆幸自己加了件羽绒坎肩、穿了带绒毛的棉皮鞋。

大约又过了二十分钟，小牛罐装完成了，老罗收起手提箱，向瓶中加了试剂和白色抗氧化药片。小牛又拿出几个拳头大的有色玻璃瓶，与众不同的，这些瓶口上都扎了一层牛皮纸。老罗解释说，这是防止亮光改变细菌量。随后他又扭头对小牛说，取样要动作利索，还是我来吧。说话间，他已捋起一只袖筒，手掐着瓶颈，俯下身，一条腿跪在甲板上，将瓶子深深地按在水里，肘部几乎接近了水面，接着迅速提起，动作娴熟地盖上瓶盖，扎上牛皮纸……仅两回，他的手背就变得紫红了。

现场监测采样终于大功告成。而此时，距我们乘船始发，已过去两个多小时。风依然凶得很，吹在脸上，如柳条抽打般疼痛，我的双脚早已冻麻了。

马达声再次响起时，我把衣领竖起来，背对着风，使劲缩着脖子，无心再欣赏湖景了，只希望这小船快些再快些，赶紧靠岸，到车上避避风、取取暖。

看着我一幅瑟瑟的狼狈相，一直不曾言语的老船工笑了笑，说：“看你真是个新面孔吧。这还好呀，去年这个时候，有一次天很冷风很大，船晃得厉害，我就劝他们到避风的地方取点几样算了，他们就是不肯，结果倒好，瓶里灌满了水，他们鞋里也灌满了水……”

那年那事

缅怀我的母亲

◆庄汉平



母亲离开我们，已经整整35年。如果母亲在世，明天就应该80诞辰了。

老一輩有一个说法，“男的难逢初一，女的难逢十五”，说的是，但凡对应这天出生的男孩或女孩，智商都特别高。母亲是农历七月十五出生的，就是其中一个特别聪慧的女子。她个头不高，但长得端庄秀丽，秀外慧中。母亲与父亲结婚后，秉承了中华传统美德，相夫教子，勤俭持家，且特别吃苦耐劳。

我至今依稀记得，我和老三自出生后，就一直由母亲带着，随父亲一块生活。一家四口挤在父亲单位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房子

里，大哥则在老家随奶奶生活。为了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，母亲一边带着我们兄弟俩，一边包揽了父亲单位单身同事的衣服、被褥清洗，挣点微薄收入以补贴家用。后来，母亲为了能挣得更多的收入，独自到父亲单位的食堂干起了炊事员的活。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，食堂烧的是石煤（现在只用于烧石灰石），所释放出来的气体格外刺鼻难闻，没想到母亲因此染上了“肺结核”。从此，母亲每天以药物相伴，直到终老，成了一生褪不去的憾事。

记得我7岁那年，父亲带着我到瑾山小学报名，不知何故未报上。为了不影响的学业，次年，父母便决定由母亲带着我和老三回老家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，当回到老家“土庙”（土地改革分的）第一天，村里有不少孩子来看热闹，冲着我和老三不停地叫着“街巴佬”，好似看耍猴的。可他（她）们压根没有想到，从此我们这个“街巴佬”会与他（她）们为

伍，也成为“乡巴佬”。

回老家的次年，父亲节衣缩食，很快盖起了三间土坯房。母亲心地善良，心里总想着他人，考虑到小叔子刚刚成家经济还不宽裕，于是跟父亲商议，大度地提出将爷爷、奶奶遗留的“土庙”无偿地留给了叔父一家居住。

在老家的那些年，母亲一直病魔缠身，但精神状态很好，始终乐观向上。虽说后来添了妹妹小英，但因为父亲是拿工资的，在村里与别人相比，生活过得还是比较较好，一家子其乐融融。

母亲一生很要强，心里总装着子女，父亲因要上班，在家呆的时间总有限，平时母亲既要当妈又要当爸。记得大哥稍大些能挣“工分”了，每逢夏收季节，大哥收工时，上下午都要挑担谷子回生产队，母亲心疼儿子，经常拖着病弱的身体，在途中替儿子担上一程。

那些年老家的山几乎是光秃

秃的，不像现在到处山林茂密。到了冬季，大哥会随村里的乡亲到几十里外的紫湖拾干柴。母亲担心大哥的个子小，每每不顾自己多病身体，总要走上十几、二十里地到双明寨山接上大哥，担上几程。母亲就这样日复一日为着这个家操持着。

1979年，迎来了改革的春天，停止了十年的高考也恢复了。我经过两年复读，于1981年与老三一同金榜题名，我考上省城一所中专，老三则南下广州考上一所重点大学。当母亲得知这一消息后，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，逢人便讲“俩中、俩中”，还煞有介事地说，几天前就知道了，因为是梦里得知的。加上前一年，大哥也如愿顶了父亲的职，3个儿子都吃上了“皇粮”，可谓鲤鱼跳龙门，在那个年代真的是享誉十里八乡。

大学的第一学期，老三因体弱多病，中途因病住院。医院、学校告急须家人到场签字，为此大

哥代表家长，专程广州一趟，幸好有惊无险。老三因需要调养身体，当年寒假就没有回家过春节，万万没有想到，第一个学期开学与母亲在家里的一别，竟成了永别。

1982年清明前夕，母亲突然病危。我在接到母亲病危的电报时已是下午四点多，匆匆赶到火车站时，却未能赶上当日返回玉山的最后一趟火车，终因未能能见上母亲最后一面，成了一生挥之不去的痛。

母亲去世后，家人集体决定尊重母亲的遗愿，暂不通知老三，在适当的时候再说。因为母亲的心里始终装着她的小儿子，担心老三刚刚病愈，接受不了突然失去母亲所带来的痛楚。这世上只有母爱最无私，爱得何等真诚，爱得何等伟大。

“树欲动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如今，我们有能力尽孝了，母亲却早早地离我们而去，没能享过一天的福。而我，只能在母亲诞辰80周年的时候，仅以此文，纪念我的母亲。